

接受现实：别为你的起点哭泣

我们常把自己视野的边界当成是世界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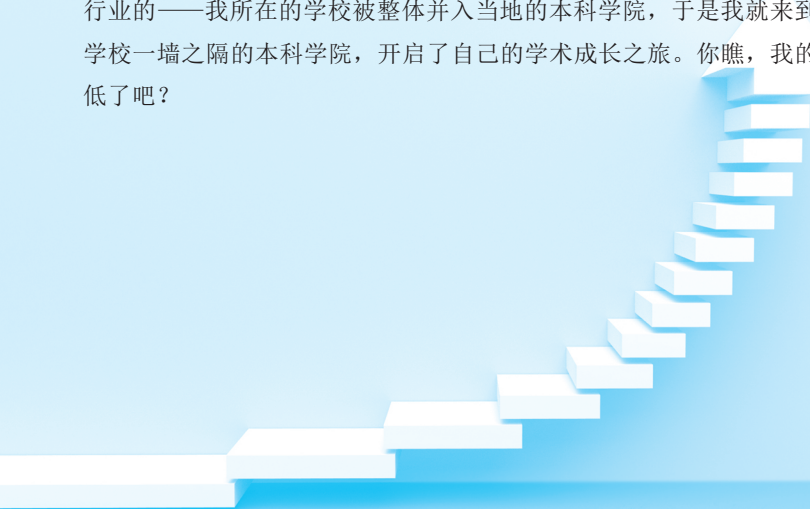
——叔本华，德国哲学家

这里的起点，自然是指我们是以怎样的起点进入科研行业的。起点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起点有一个根本性的约束条件，那就是，它是不可选择的。好在还有一句谚语，英雄莫问出处。所以，作为科研人，我们入行的起点，尤其是对于那些和我相似、入行起点不够高的人而言，接受不可选择的现实，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觉悟。公允地讲，如果我在当年入行的那一刻就接受自己可以“抠出一室三厅”的起点，在后来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就不会遭遇那么多的内在阻力，现在的成就也会是另一番景象。

为了帮你避坑，请先记住一点：接受现实，别为你的起点哭泣。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注定要从这里出发，开始你的学术成长旅程。真正决定你能取得多大成就的，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的起点。你看过的每一本书、听过的每一场讲座、参加的每一次学术会议、认识的每一位学界同行，以及你孤军奋战的每一个清晨或夜晚，都决定着你的未来高度。

起点这么低，选择科研行业还有机会吗？

与其纠结起点是高还是低，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你入职科研行业而没有取得什么成就，那肯定不是“起点”造成的。事实上，在任何一个行业取得成就的机会，都不是被“起点”锁定的。否则，朱元璋就不可能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洛克菲勒就不可能成为“石油大王”，加缪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来惭愧，我是以一个四线城市民族师范学院的本科学历，在另一个四线城市中专学校工作了6年，然后带着助教职称跨进科研行业的——我所在的学校被整体并入当地的本科院校，于是我就来到和这所学校一墙之隔的本科院校，开启了自己的学术成长之旅。你瞧，我的起点够低了吧？



1. 低学历走上大学讲台的3点好处

坦率地讲，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正能量，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坚信自己能以这样的起点，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的。事实上，认知会极大限制一个人的视野，让他低估自己未来发展的潜力。对于像我这种完全被动地进入科研行业的人来讲，尤其如此。是的，我之所以能摇身一变当上大学老师，只是因为我所在的中专学校被整体并入一所本科学院而已。也正因为如此，我当年也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梦似幻地走上了大学的讲台。

现在回想起来，起点卑微，入行被动，不见得都是坏事。就拿我这样一个只有本科学历、助教职称的中专教师走上大学讲台这件事来讲，其实它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倒逼你走出舒适区，从而获得学术成长。希望下面的几点反思，对你重新审视“机会问题”有所启发。

你会珍惜这个讲台，倒逼自己提升学历，做出改变

是的，第一次走上大学讲台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紧张也好，激动也罢，那是我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也依然发抖的时刻之一。按说彼时的我已经教书育人整整6个年头，就算不是身经百战、游刃有余，好歹也算轻车熟路。然而内心深处对于“大学”的敬畏，还是让自己受到很大的惊吓。“哇，这可是大学的课堂啊……”“我这可是在给本科生上课啊……”而

当你的内心不断涌起这样的声音，一个肉眼可见的好处就是你的确会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

于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7 年之后，在来到这所本科学院 1 年之后，我慢慢地翻开了考研辅导资料，购买了指定参考书，备考高校教师在职硕士。是的，没有人喜欢应试教育，而能躺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也是无数人行动的“宗旨”。让我做出备考决定的，单纯就是一点：我得在大学讲台上站稳脚跟。

其实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学校是不会容忍我这种本科学历的人给本科生上课太长时间的，尤其是当我发现自己身边的年轻同事清一色是研究生学历，还有几位年长一些的同事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之后。

而一旦这个提升学历的“目标开关”被打开，起点就开始变得不重要了。关于提升学历的问题，我们会在后面展开谈。

你会认真备课教学，倒逼自己学习知识，提高技能

当我走上大学讲台，尤其是当我听到了零星响起的掌声，以及顺利完成一门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之后，我特别想对学生说一句话：你们不知道我为了讲好这门课程，付出了多少努力。你可能觉得这样说太矫情了，我也有点奇怪自己当年的感觉，不过回想当年，还原现场，这种感觉千真万确。怎么说呢，那也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可以为一个教学案例，跑到学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去查资料、做笔记。

好了，如果说我入行科研工作以来成长最快的是哪个阶段，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这个阶段——从走上大学讲台，到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个阶段。我是 2003 年初进入高校，走上大学讲

台，然后在2012年7月拿到博士学位的。满打满算，这10年是我狂飙突进的10年，我在这10年间从教学到科研，不断更新技能、增长见识、迭代认知。而这一切的起点，是认真准备好每一堂课。

教学是一场“无限游戏”，你永远不敢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获得了持续学习的能力和不断成长的机会。只有本科学历的我为了教好本科生，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关注学科前沿动态，而这本身就在把我往关注科研的方向推。同时，为了维护自己“虽然只是本科学历但依然很能打”的“面子工程”，我会经常反思和总结自己的教学实践，从而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育理念。

你的脸皮会变厚，而这是科研人的“基本功”

其实提升学历、提高技能都是后面的事情，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急不得。那个阶段肉眼可见的、最明显的改变是——我的脸皮变厚了。这一点很好理解，在拿到硕士学位（后来是博士学位）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我只能接受自己只有本科学历的现实。那怎么办呢？我就只能动用“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精神胜利法，假装自己毫不在乎。于是，我一不小心就获得了练习“没皮没脸”这项科研行业重要基本功的机会，并且一发不可收。

“脸皮厚”对科研人的好处在于：你会不怕自己的浅薄而在学术会议上向大佬请教，然后到了茶歇的时候也能凑上去尬聊；你会不怕被拒绝而鼓起勇气去咨询那位高不可攀的大佬明年是否还有招生名额，疯狂表达自己想成为他的博士生的期待；你会把自己惨不忍睹的项目申请书发给同行请他们提意见、给建议，丝

毫不遮掩自己想要获批某个项目的渴望……而每次你不顾颜面往前冲的时候，你都在收获机会、获得成长。在你“厚颜无耻”的努力之下，那堵墙才变成了一道门。

一句话，你的“厚脸皮”正在为你开疆拓土、大杀四方。此后人生，遇山开山，遇水架桥。

2. 低职称给本科生上课的 4 大爽点

刚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我的职称只是个助教，而且是之前那所中专学校的助教。等我来到这所地方本科学院，过了两年才凑够条件，评上了讲师。虽然我有点“卖惨”（也是事实），但请不要为我这样的起点感到难过，只有本科学历的中专助教给本科生上课的爽点，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副教授们根本无法体会的。如图 1-1 所示，以这么低的起点来给本科生上课，也是有“爽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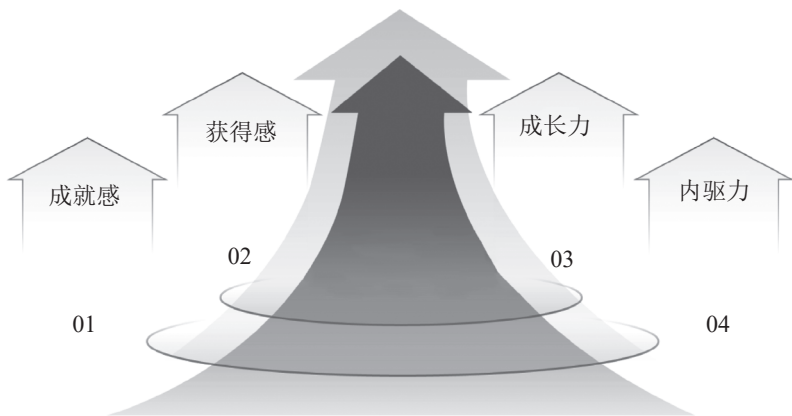


图 1-1 低职称教师给本科生上课的爽点

你会有满满的成就感，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那个时候，无论是迎着朝霞还是顶着大雨，只要走进教学楼、进入教室，我的内心都是欢呼雀跃的，“哇哦，我这可是在给本科生上课呀！”我甚至能体会股神巴菲特为什么会“跳着踢踏舞去上班”，对呀，确实爽嘛。我时常会沾沾自喜，想我老踏何德何能，居然会以本科生的水平和助教的身份来教导你们这些本科生。这么说吧，我打个车出门，当司机师傅知道我是我们当地唯一的本科学院的老师之后，都会说：“哇哦！你这么年轻就是大学教授啊，是不是得博士才能给学生上课啊，你这一个月得开好几万吧？”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只能很有风度地保持微笑了。对，咱是“教授”，咱是“博士”，这社会声望显著提升。

你会获得“哇哦”时刻，教学能力显著提升

在课堂讨论和课下交流的时候，作为本科学历+助教的我，经常能从学生那里收获“哇哦，原来还能这么想”“天啊，居然可以这样看”的惊喜（有的时候是惊吓）。本科生是充满活力、好奇心和求知欲的，而他们总的知识储备量也的确大得惊人，让我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的观点和提问常常令我耳目一新，很自然地，所有这些也会让我在课堂上面对更大的压力，课堂教学（尤其是课堂讨论环节）每每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之旅。必须承认，这种经历让我对大学课堂教学工作充满敬畏，倒逼着我尽量做好充分的准备才敢走上讲台。于是，我的学术视野变得开阔，思维方式快速迭代，认知水平也在不断提升。而且我逐渐形成的那种“一惊一乍”“人来疯”式的教学风格，也和这个阶段的课堂历练密不可分。

你会和学生一起成长，你比学生收获得更多

也许你不相信还有什么本科生会愿意和老师交流思想、展开讨论，然而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要知道，那可是 20 年前的本科生，那时候的我是清楚知道自己家对门、楼上楼下住的什么人的，张阿姨、李大爷、王姐和小赵师傅，见面也都是要打打招呼，聊聊天气和物价的。而之所以学生在课上和课下和我交流比较多，可能的原因，一是那时的我和他们年纪比较接近，没有太大的代沟；二是我这个人讲课比较幽默，有点受欢迎（比如我写这本书的这个暑假之前的学期，我给本科生讲西方管理思想史，一共 24 次课，其中只有三次课在我说“下课”的时候没有听到掌声，其他的 21 次课差别只是掌声热烈与否）；三是我比较随和（本科学历的助教也确实没啥底气不随和）。另外，学生们看我年轻，也知道我只是个新来的本科学历的助教（最初几年，我都会在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作出说明），不把我放在眼里也是有可能的。如此一来，在这个教学相长的系统中，我反倒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你会获得使命感和意义感，内驱力得以激活

请允许我在这里唱唱高调。作为广大青年群体中的一员，大学生代表着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成长和进步，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能投身于这项大学生培养的伟大事业之中，参与到这个敦促大学生成长进步的神圣进程之中，为塑造他们灵魂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是一件多么令人欢呼雀跃的事情。有研究表明，找到一种比自己生命尺度大得多的伟大事业并投身其中，是超越个体生命之虚无、获得人生意义的关键。走上大学讲台，给本科生上课，恰恰

就是这样一种被赋予崇高使命、具有非凡意义的伟大事业。其实那时的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全校两万多名本科生都是我们的学生，一周授课 20 学时是家常便饭，我个人破纪录的一周，授课达到了 32 学时。然而对比现在，反倒是那个时候的自己更具热情和活力，自带“打鸡血”气质。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正是在这种使命感和意义感的召唤之下，我的教学能力快速提高，也开始为着提升学历、做好科研而进行一种长期主义的努力。

3. 英雄莫问出处，以什么“身段”入行不重要

在前面两部分的内容里，我尝试以教学工作为例来说明起点低并不会成为阻碍我们取得职业成就的首要因素。而我之所以要以教学工作为例，是因为我在进入高校的初始阶段，并未意识到科研工作对于职业发展的重要性，甚至都不知道还有“科研”这回事——是的，我就是如此的后知后觉。重点在于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英雄莫问出处”，起点对职业成就没有决定性影响的道理都是适用的。

举几个我身边的例子吧。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曾经在民族地区的地质队当钻井工人，每天开升降机、起钻，一两个星期就要搬一次家，还要自己建塔。后来赶上恢复高考的机会，在工友们的劝说之下，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备考，有幸考取了省属师范大学。是的，我的合作导师就是从这样的起点，逐渐成长为所在学科的国内第一位“长江学者”的。

我的一位博士师兄，在本科毕业之后去了这所大学的附属学

校做了十多年的教师，之后才奋起直追，从考取硕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出国访学、留校任教、进站做博士后研究，一路“开挂”，现在也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了。

还有一个本科阶段“睡在我下铺的兄弟”，他比我晚两届入学，我们都是从四线城市地方民族师范学院毕业的。现在，他在西部某“985”高校的某区域问题研究所担任所长职务，早早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成为国内外该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的权威专家之一。

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古今中外，这种“英雄莫问出处”的例子就更多了。刘擎曾经是我国西部某城市化工厂里的技术工人，现在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学者和思想家；赵鼎新是生物学系毕业的理学学士，昆虫生态学的硕士和博士，后来成了享誉国内外的社会学领域知名学者；颜宁是中美两国多家院士头衔加身的顶级科学家，出生在山东济南一家国营汽车修配厂的双职工家庭；数学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父亲是个小杂货铺的店主，母亲则是个家庭妇女。放眼国外，“交流电之父”迈克尔·法拉第由于家境贫寒，只上过两年小学；天文气候学的奠基人，詹姆斯·克罗尔直到38岁当上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门卫之后，才真正站在了科学研究的门口……

上面这份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但显然没有必要再这么做了。我想说的是，那种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家境优渥而又生逢其时的大学者、大科学家毕竟只是极少数，更多一如你我这般天资平平、起点低（抱歉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把你也拉低到了我这个水平）的人，如今也都成为科研行业各个学科专业研究领域里的中流砥柱。

所以，起点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一再强调自己起点低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甩锅”总是容易的，而当你真的这么做了，本质上就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毕竟找个安慰自己的理由，比艰苦奋斗容易得多。因此，以什么“身段”入行其实并不重要，与其纠结起点的高低，不如放眼未来，放手一搏，看看自己能取得怎样的成就。

4. 机会是在你认为自己没机会的时候错过的

关于如何看待机会的问题，我想到一则在非洲卖鞋的故事。现在让我简单复述一下这个故事——它的来源及真实性已不可考，但这个故事蕴含的道理却非常“硬核”。话说甲、乙两家制鞋公司派人去非洲进行市场调研，看看能否开拓非洲市场。然后，这两个公司派去的市场调研人员看到了同样的事实，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甲公司的人说非洲没有人穿鞋，这生意根本就不要想了，没法做；乙公司的人说非洲没有人穿鞋，天啊！这得是多大的一个市场，赶紧做起来！后面的事我们就都能猜到了，甲公司因为没能意识到这个机会而错失非洲市场，乙公司则因为把握住这个机会而开拓了非洲市场，翻开了公司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无法取得自己认知边界之外的成功的。而它的底层逻辑在于，机会并不是客观的，更多是一种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判断。回到我们这里的讨论，起点低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机会选择科研行业了呢？我的回答是：起点低也许是个客观事实，也许只是一种主观判断（见图 1-2）。而是否有机会，则只是一种主观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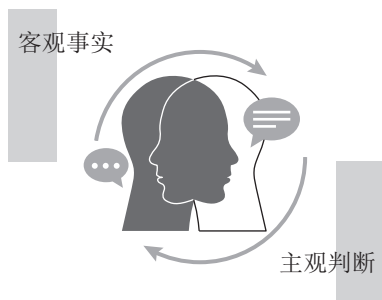


图 1-2 “起点低”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判断？

一方面，如果你所谓的“起点低”是和当年的我一样，以本科学历的助教身份入行地方本科院校，那么这里关于起点低的判断，算是一个客观事实。好了，既然是客观事实，那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显然不是。你看我，不也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教授职称（2015年），当上博士生导师（2019年）了吗？而我和身边同样工作在这所四方共建全国重点高校的同事们相比，已经没有任何落差，甚至还入选了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委员。

你可能会反驳我说“孤证不立”。那行，抛开我这“孤证”不说，单说这种起点低，其实从绝对意义上看也并没有低多少。想想看，既然你能进入这个行业，就证明你已经达到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你能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说明你达到了这两所高校的准入条件；你能去四线城市的地方学院任教，也说明你达到了这所地方学院的准入条件；至于说你去了某个科研院所，道理也是同样的。因此，我们完全没必要顾影自怜，说什么自己“起点低”。更何况，就算起点低，也还有着我在前面以教学工作为例所列举的那么多好处呢，这里其实也潜藏着很多的机会。

另一方面，如果你所谓的“起点低”是从个人禀性、家庭出身、人生际遇等角度来谈的，那对不起，这很可能只是一种易得性偏

误或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这里的起点低只是你自己以为的，是一种主观判断。其实客观地讲，你很有可能达到了同事中的平均水平，甚至你在某些方面还有比较优势。只不过你总是在和行业里的牛人大咖看齐，所以自惭形秽。

说到比较优势，值得我稍稍解释一下。作为海归博士的他就一定比作为本土博士的你更有优势吗？不一定。如果你入职科研机构的评价体系是看中文期刊上的学术发表以及获批立项国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的情况，那么他很可能就不是你的对手。原因很简单：你了解国内科研生态，熟悉规则；他则面临一个艰难的本土化适应和科研转型过程。同样地，本硕博连读然后博士毕业入职高校的他，就一定比在高中当了十年教师才考取博士，然后毕业入职高校的你更有优势吗？也不一定。你是社会人，人际关系协调处理能力强，教学水平过硬，为人谦和低调，他呢，弄不好还是个理想主义者，现实工作中会处处碰壁，需要慢慢历练。

李笑来说我们生活在互为镜像的世界，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面对同样的客观事实，人们基于彼此的认知差异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股市大跌，有的人割肉离场，有的人加仓持有；天降大雨，有的人欣喜若狂，有的人怅然若失。关于起点，关于机会，你的判断很可能不是基于客观情况，而是基于你的主观认知。进而，你的判断会影响你的选择。

说到底，什么时候“起点低”会成为阻碍你取得科研成就的掣肘？当你认定这一点的时候，它才是。你不是被“起点低”束缚住手脚的，你是被“我觉得自己起点低”的认知束缚住了手脚。

